

內政部註冊執有第四九九號註冊執照

蔡東藩著

兩晉通俗演義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

第四冊

(12)

第七十六回 子逼母燕太后自盡 弟陵兄晉道子專權

却說王建入帳，請魏王珪盡殺燕軍，略謂燕恃強盛，來侵我國，今幸得大捷，俘獲甚衆，理應悉數誅戮，免留後患，奈何反縱使還國，仍增寇焰云云。珪向以爲疑，顧語諸將道：「我若果從建言，恐南人從此讎視，不願向化，我方欲弔民伐罪，怎可行得？」弔民伐罪一語，不免過夸，但珪之本心却還可取。

將數萬俘虜，盡數坑死，纔引還盛樂去了。燕太子寶，棄師遁還，不滿人口，寶亦自覺懷慙，請再調兵擊魏。范陽王德亦向垂進言道：「參合一敗，有損國威，索虜凶狡，免不得輕視太子，宜及陛下聖略，親往征討，擺彼銳氣，方可免慮。否則後患恐不淺了！」即能撓魏，亦未必果無後患。

垂乃命清河公領幽州刺史，代高陽王隆鎮守龍城，又使陽城王蘭汗爲北中郎將，代長樂公盛鎮守薊郡。會爲太子寶第二兒，與盛爲異母兄弟，盛妻蘭氏，即蘭汗女，且與垂生母蘭太后系出同宗，所以亦得封王。垂使兩人代鎮，是要調還盛部曲，同攻北魏。定期來春大舉，太史令入諫道：「太白星夕沒西方，數日後復見東方，不利主帥，且此舉乃是躁兵，躁兵必敗！」垂以爲天道幽遠，不宜過信，仍然部署兵馬，准備出師。惟自參合敗後，精銳多半傷亡，急切招募，未盡合用。尚幸高陽王隆，帶得龍城部曲，馳入中山，軍容很是精整，士氣方爲一振。垂復遣征東將軍平視，發兵冀州，不料平視居然叛垂，視弟海陽令平翰，又起兵應視，鎮東將軍餘嵩，奉令擊視，反至敗死。垂不得已親出討視，視始怯遁。翰自遼西取龍城，亦由清河公會遣將擊走，奔往山南，於是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，自率大衆密發，踰青嶺登天門，鑿山開道，出指雲中。魏陳留公拓跋，率軍掩至城下，方纔知悉他尚輕視燕軍，即冒冒失失的，率兵出戰。龍城兵甚是勇銳，哨一聲喊，爭向虔軍隊內殺入。

虔攔阻不住，方識燕軍利害，急欲收兵回城。那慕容隆已抄出背後，堵住門口。待虔躍馬奔回，當頭一槊，正中虔胸，倒斃馬下。內外魏兵見虔被殺，統嚇得目瞪口呆，無路奔逃，只好棄械乞降。隆等引衆入城，收降魏兵三萬餘人，當即向垂報捷。垂進至參合陂，見去年太子寶戰處，積屍如山，不禁悲嘆。因命設席祭奠，軍士感念存亡，統皆哀號，聲震山谷。垂由悲生慙，由慙生憤，霎時間胸前暴痛，竟致嘔血數升，幾乎暈倒。左右忙將垂昇登馬車，擬即退還。垂尚不許，仍命驅軍前行，進屯平城西北三十里。太子寶等本已赴雲中，接得垂嘔血消息，便即引歸。魏王珪聞燕軍深入，却也驚心，意欲北走諸部，嗣又有人傳報，說垂已病死陣中，復放大了膽，率衆南追。途次得平城敗耗，更退屯陰山，垂駐營中十日，病且益劇，乃踰山結營築燕昌城，爲防魏計，既而還至上谷，竟至歿世。遺命謂禍難方啓，喪禮務從簡易，朝終與殯，三日釋服，惟強寇在邇，應加戒備，途中須祕不發喪，待至中山，方可舉哀治葬等語。太子寶一律遵行，密載垂屍，亟還中山，然後發喪。垂在位十三年，歿年已七十有一。由太子寶嗣卽帝位，諡垂爲神武皇帝，廟號世祖。尊母段氏爲太后，改建興十一年爲永康元年。垂稱主二年，雖易慕容爲燕，未定年號，至稱帝以後，乃改年號，與事見前文。

范陽王德，都督冀，兗，青，徐，荆，豫六州軍事，領冀州牧，鎮守鄴城。遼西王農，都督并雍，益，梁，秦，涼六州軍事，領并州牧，鎮守晉陽。趙王麟爲尚書左僕射，高陽王隆爲右僕射，長樂公盛爲司隸校尉，宜都王鳳爲冀州刺史。餘如異姓官吏，亦皆秩有差寶。爲慕容垂第四子，少時輕狡，本無志操，弱冠後冀爲太子，乃砥礪自修，崇尚儒學，工談論，善屬文，曲事乃父左右，購得美名。垂因立爲儲貳，格外寵愛。其實寶是假名竊位，既得逞志，復露故態，中外因此失望。垂繼后段氏，嘗乘閒語垂道：「太子姿質雍容，輕柔寡斷，若遇承平時，尚足爲守成令主。今國步艱難，恐非濟世英雄，陛下乃託以大業，妾實未敢贊成！」遼西高陽二王，本爲陛下賢子，何不擇一爲嗣，使保國祚？」趙王麟奸詐強愎，他日必爲國患。這乃陛下家事，還乞陛下圖謀，毋貽後悔！」垂不禁瞋目道：「爾欲使我爲晉獻公麼？」段氏見話不投機，只好暗暗下淚，默然退出。原來寶爲先段后所出，麟、農、隆、柔，出自諸姬，均與繼后段氏，不屬毛裏。段氏生子

朗察，俱尙幼弱，所以垂疑段后懷妒，從中進讒，不得不將他叱退。段氏既快快退出，適胞妹季妃入見，季妃爲慕容

驪姬，真是冤苦我料主上百年以後，太子必喪社稷。趙王又必生亂，宗室中多半庸碌，惟范陽王器度非常，天若存

燕舍王無第二人呢！

段元妃未嘗無識，惟爲此殺身，亦是失計。季妃亦不便多言，但唯唯受教罷了。古人說得好，屬垣防

有耳，窗外豈無人？段后告垂及妹，雖亦祕密相商，但已被人竊聽，傳出外面，爲太子寶及趙王驪所聞。兩人當然懷恨，徐圖報復。到了寶已嗣位，故舊大臣，總援着舊例，尊皇后爲皇太后，寶說不出從前嫌隙，只好暫時依議。過了半月，即使麟入脅段太后道：「太后前日，嘗謂嗣主不能繼承大業，今果能否請亟自裁，還可保全段宗。」段太后聽了，且怒且泣道：「汝兄弟不思盡孝，膽敢逼殺母后，如此悖逆，還想保守先業麼？我豈愛死，但恐國家將亡，先祖先宗，無從血食呢！」說畢，便飲鴆自殺。雖不做凡人妻，但結果亦屬欠佳。麟出宮語寶，寶與麟又復倡議，謂段氏曾謀嫡儲，未合母道，不宜成喪。羣臣也不敢進諫，惟中書令陸遂抗議道：「子無廢母的道理，漢時閔后親廢順帝，尙得配享太廟，況先后語出傳聞，虛實且未可知，怎得不認爲母？今宜依閔后故事，遵禮發喪。」寶乃爲太后成服耐葬，追諡爲成哀皇后。這且慢表。

且說晉孝武帝親政以後，權由己出，頗知盡心國事，委任賢臣。淝水一戰，擊退強秦，收復青兗河南諸郡，管威少振。事俱散見前文。太元九年，崇德太后褚氏崩，朝議以帝與太后係是從嫂，服制上不易規定。褚氏爲康帝后，康帝爲元帝孫，而孝武爲元帝小子，體文帝三男，故對於褚后實爲從嫂。獨太學博士徐藻，援禮經，夫屬父道，妻皆母道的成訓，推行出來，

說是夫屬君道，妻卽后道，主上曾事康帝爲君，應事褚后爲后，服后應用齊衰，不得減輕云云。孝武帝遂服齊衰期年，中外稱爲公允。惟孝武后王氏嗜酒驕妒，有失闕儀，孝武帝特召后父王蘊入見東堂，具說后過，令加訓導，蘊免冠稱謝，入宮白后，后稍知改過，不踰大節。過了五年，未產一男，竟至病逝。褚太后與王皇后並見六十四回中。當時後宮有

一陳氏女，本出教坊，獨長色藝，能歌能舞，應選入宮。孝武帝方值華年，那有不好色的道理，花朝擁月，夜假嘗，盡溫柔滋味，竟得產下二男，長名德宗，次名德文。本擬立爲繼后，因他出身微賤，未便冊爲正宮，不得已僅封淑媛，但將中宮虛位，隱然以皇后相待。偏偏紅顏不壽，翠袖生寒，到了太元十五年，又致一病告終。孝武帝悲悼異常，幸復得一張氏嬌娃，聰明伶俐，不亞陳淑媛，面龐兒閉月羞花，更與陳淑媛不相上下。桃僵李代，一枯一榮，孝武帝冊爲貴人，得續歡情，纔把陳淑媛的形影漸漸忘懷，又復易悲爲喜了。爲下文被弑伏線。

惟自張貴人得寵，日伴天顏，竟把孝武帝迷住深宮，連日不親政務。所有軍國大事，盡委瑯琊王、道子辦理。道子係孝武帝同母弟，俱爲李崑崙所生。見六十三回孝武卽位，曾尊李氏爲淑妃，嗣又進爲皇太妃，儀服得與太后相同。道子既受封瑯琊王，進位驃騎將軍，權勢日隆，太保謝安在位時，已因道子恃寵弄權，與他不和。見六十九回安壻王國寶，係故左衛將軍王坦之之子，素性姦諛，爲安所嫉，不肯薦引。國寶陰懷怨望，會國寶從妹，入選爲道子妃，遂與道子相暱，常毀婦翁。道子亦入宮行譏。孝武帝素來重安，安又避居外鎮，故幸得考終。但自安歿後，道子卽首握大權，錄尚書事，都督中外諸軍，領揚州刺史。道子嗜酒漁色，日夕酣歌，有時入宮侍宴，亦與孝武爲長夜飲，縱樂尋歡。又崇尚浮屠，僧尼日集門庭，一班貪官汙吏，往往託僧尼爲先容，無求不應。也是結歡喜緣。甚至年輕乳母，貌俊家儉，俱得道子寵幸，表裏爲姦。道子又擢王國寶爲侍中，事輒與商。國寶亦得肆行無忌，妄作威福，政刑濁亂，賄賂公行。尚書令陸納，望宮闕嘆道：「這座好家居，難道被纖兒撞壞不成？」會稽處士戴逵，志操高潔，屢徵不起。郡縣逼迫不已，他見朝政日非，越加謝絕，逃往吳郡。吳國內史王珣，在武邱山築有別館，逵潛蹤往就，與珣游處，兼旬，託珣向朝廷善辭，免得再召。珣與他設法成全，逵乃復返入會稽，隱居剡谿。不略魏士。會稽人許榮，適任右衛領營將軍，上疏指陳時弊，略云：

今臺府局吏，直衛武官，及僕隸婢兒，取母之姓者，本威獲之徒，無鄉邑品第，皆得命議，用爲郡守縣守，並帶

職在內，委事於小吏手中。僧尼乳母，競進親黨，又受貨賂，輒臨官領衆，無衛霍之才，而妄比古人，爲患一也。佛者清虛之神，以五誠爲教，絕酒不淫，而今之奉者，穢慢阿尼，酒色是耽，其違二矣。夫致人於死，未必手刃害之，若政教不均，暴濫無罪，必天天命，其違三矣。盜者未必躬竊人財，護察不嚴，罪由牧守，今禁令不明，劫盜公行，其違四矣。在上化下，必信爲本，昔年下書，敕使盡規，而衆議畢集，無所採用，其違五矣。僧尼成羣，依傍法服，五誠蠹法，尙不能遵，況精妙乎？而流惑之徒，競加敬事，又侵逼百姓，取財爲害，亦未合布施之道也。

疏入，不報。會孝武帝冊立儲貳，命子德宗爲皇太子，德宗愚蠢異常，口吃不能言語，甚至寒暑飢飽，均不能辨，飲食臥起，隨在需人，所以名爲儲嗣，未嘗出臨東宮。似此蠢兒，竊立爲儲君，許榮又疏言：「太子既立，應就東宮毓德，不宜留養後宮，孝武帝亦置諸不理。」

惟子勢傾內外，門庭如市，遠近奔集，孝武帝頗有所聞，不免懷疑。王國寶諂事道子，隱諷百官，奏推道子爲丞相，領揚州牧，假黃鉞，加殊禮。護軍將軍車胤道：「這是成王尊崇周公的禮儀，今主上當陽，非成王比，相王在位，難道可上擬周公麼？」乃託詞有疾，不肯署疏，及奏牘上陳，果觸主怒，竟把原奏批駁下來。且因奏疏中無車胤名，嘉他有守。

中書侍郎范寧徐邈，守正不阿，指斥姦黨，不稍寬假。范寧尤抗直敢言，無論親貴，遇有壞法亂紀，必抨擊無遺。嘗謂王弼何晏二人，浮詞惑衆，罪過桀紂，所以待遇同僚，必以禮法相繩。王國寶爲寧外甥，寧恨他卑鄙，屢戒不悛，乃表請黜逐。國寶仗道子爲護符，反構隙譖寧。不顧婦翁，寧顧母舅，寧且恨且懼，遂乞請外調，願爲豫章太守。豫章一缺，向稱不利，他人就任，輒不永年，朝臣視爲畏途。孝武帝亦覽表驚疑，道：「豫章太守不可爲，寧奈何以身試死哩！」寧一再固請，方邀允准。寧臨行時，向申陳一疏，大略說是。

臣聞道尙虛簡，政貴平靜，坦公亮於幽顯，流子愛於百姓，子讀若慈見禮記。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憂，棄休否

而常夷，舌上聲，讀如瘡。先王所以致太平，如此而已。今四境晏如，烽燧不舉，而倉庾虛耗，帑藏空匱。古者使民，歲不過三日，今之勞擾，殆無三日休息，至有殘形剪髮，要求復除，生兒不復舉養，鰥寡不敢妻娶，豈不怨結人鬼，感傷和氣！臣恐社稷之憂，積薪不足以爲喻。臣久欲粗啓所懷，日延一日，今當永離左右，不欲令心有餘恨，請出臣啓事，付外詳擇，不勝幸甚。

孝武帝得了寧疏，却也頒詔中外，令公卿牧守，各陳時政得失。無如道子國寶，蟠踞宮廷，雖有良言，統被他兩人抹煞，不得施行。就是范寧赴任後，也有一篇興利除害的表章，大要在省刑減徭，戒奢懲佚數事，結果是石沈海底，毫無音響。惟王國寶前被糾彈，嘗使陳郡人袁悅之，因尼妙音，致書後宮，具言國寶忠謹，宜見親信，這書爲孝武帝所見，怒不可遏，即飭有司加罪，悅之處以斬罪。國寶越加惶懼，仍託道子入白李太妃，代爲調停，方得無恙。

道子貪恣日甚，賣官鬻爵，無所不爲。嬖人趙牙出自倡家，貢金獻妓，得官魏郡太守。錢塘捕賊小吏茹千秋，納賄鉅萬，亦得任爲諮議參軍。牙且爲道子監築東第，登山穿沼，植樹栽花，工費以億萬計。道子且就河沼旁開設酒肆，使宮人居肆沽酒，自與親昵乘船往飲，謔浪笑敖，備極醜態。孝武帝聞他築宅，特親往游覽，道子不敢拒駕，只好導帝入游。帝眺覽一周，便語道子道：「府內有山，足供游眺，未始不佳，但修飾太過，恐傷儉德，不足以示天下！」道子無詞可答，只好隨口應命。及帝既還宮，道子召語趙牙道：「皇上若知山由版築，汝必坐罪致死！」趙牙笑道：「王在牙何敢死？」倡家子也，讓過晉論。道子也一笑相答。牙退後，並不少戒，營造益奢。茹千秋倚勢斂財，驟致富子，壽齡得爲樂安令，賊弘狼籍，得罪不誅，安然回家。博平令聞人詭據實彈劾，孝武帝雖懷怒意，終因道子袒護，不復查究。道子又爲李太妃所愛，出入宮禁，如家人禮，或且使酒嫚罵，全無禮儀。

孝武帝愈覺不平，意欲選用名流，任爲藩鎮，使得潛制道子。當時中書令王恭，黃門郎殷仲堪，世代簪纓，頗負時望，孝武帝因召入太子左衛率王雅，屏人密問道：「我欲外用王恭、殷仲堪，卿意以爲何如？」雅答道：「恭風神

簡貴，志氣方嚴，仲堪謹修細行，博學能文，但皆器量褊窄，無幹濟才。若委以方面，天下無事，尚足稱職，一或變起，必爲亂階。願陛下另簡賢良，勿輕用此二人！雅頤知人。孝武帝不以爲然，竟命恭爲平北將軍，都督青兗并幽冀五州軍事，領青兗二州刺史，出鎮京口，仲堪爲振威將軍，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，領荆州刺史，出鎮江陵。又進尚書右僕射王珣爲左僕射，王雅爲太子少傅，內外分置心膂，無非欲監制道子。那知內患未去，反惹出一場外患來了！小子因有詩嘆道：

惡習都由驕縱成，家無賢弟咎由兄，尊親尚且難施法，假手羣臣亂益生！

欲知晉廷致亂情形，且至下回再表。

家無賢子弟，家必敗，國無賢子弟，國必亡。慕容垂才略過人，卒能恢復燕祚，不可謂非一世雄，而獨擇子不肖，失之於太子寶，反以段后所言爲榮私，垂死而段后遇弒，子敢弒母，尚有人道乎？即無北魏之侵擾，其必至亡國，可無疑也。所惜者段元妃自謂智婦，乃竟不免子禍耳。彼晉孝武帝之縱容道子，弊亦相同。道子固同母弟也，然愛弟則可，縱弟則不可。道子不法，皆孝武帝釀成之，委以大權，與之酣飲，迨至道子貪婪驕恣，寵驕羣小，乃始欲分置大臣以監制之，何其謬耶！而王國寶輩更不值評論也。

第七十七回 殷仲堪倒柄授桓玄 張貴人逞兇弒孝武

却說孝武帝防備道子，特分任王恭、殷仲堪、王珣、王雅等，使居內外要津，分道子權。道子也窺透孝武帝心思，用王國寶爲心腹，并引國寶從弟琅邪內史王緒，作爲爪牙，彼此各分黨派，視同仇讎。就是孝武帝待遇道子，也與從前大不相同，還虧李太妃居間和解，纔算神離貌合，勉強維持。道子又想推尊母妃，陰豎內援，便據母以子貴的古例，啓聞孝武帝，請尊李太妃爲太后。孝武帝不好駁議，因准如所請，即改太妃名號，尊爲太后，奉居崇訓宮。道子

雖爲琅邪王，曾領會稽封國，爲會稽太妃繼嗣。會稽太妃，就是簡文帝生母鄭氏，見六十三回。鄭氏爲元帝妾媵，未列爲后。故歸道子承祀，至是亦追尊爲簡文太后，上諡曰宣。羣臣希承意旨，謂宣太后應配饗元帝，獨徐邈謂太后生前，未曾伉儷先帝，子孫怎得爲祖考立配？惟尊崇盡禮，乃臣子所可爲，所建陵廟，宜從別設。有詔依議，乃在太廟西偏，另立宣太后廟，特稱宣太后墓爲嘉平陵。

又徙封道子爲會稽王，循名責實，改立皇子德文爲琅邪王。德文比太子聰慧，孝武帝常使陪侍太子，凡太子言動，悉由德文主持，因此青宮裏面，尙沒有甚麼笑話，傳播人間。何不直捷了當立德文爲儲嗣？惟道子內恃太后，外恃近臣，驕縱貪憚，終不少改。

太子洗馬南郡公桓玄，就是前大司馬桓溫少子，見六十四回。五齡襲爵，及長頗通文藝，意氣自豪，朝廷因父疑子，不給官階，到了二十三歲，始得充太子洗馬，玄以爲材大官小，很是快快，乃往謁道子，爲餐緣計，湊巧道子置酒高會，盛宴賓朋，玄得投刺入見，稱名下拜。道子已飲得酣醉，任他拜伏，並不使起，且張目四顧道：「桓溫晚年，想做反賊，爾等曾聞知否？」玄聽到此言，不覺汗流浹背，匍伏地上，未敢起來，還是長史謝重，在旁起答道：「故宣武公溫，宣武亦見六十四回中。」黜昏登聖，功超伊霍，外間浮議紛紜，未免混淆黑白，還乞鈞裁！」道子方點首作吳語道：「儂知儂知！」因令玄起身，使他下座列飲。玄拜謝而起，飲了一杯，便即辭出。自是仇恨道子，日夕不安，未幾得出補

義興太守，仍鬱鬱不得志，嘗登高望震澤湖，即鄱陽湖。歎歎太息道：「父做九州伯，兒做五湖長，豈不可恥！」因卽棄官歸國，上書自訟道：

臣聞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，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，巷伯有豺虎之慨，蘇公興飄風之刺，惡直醜正，何代無之！先臣蒙國殊遇，姻婭皇極，常欲以身報德，投袂乘機，西平巴蜀，北潰伊洛，使竊號之寇，係頸北闕，園陵修復，大恥戴雪，飲馬瀟湘，懸旌趙魏，勤王之師，功非一捷。太和之末，太和係帝癸卯年號，見前文。皇基有潛移之懼，遂乃奉順天

人翼登聖朝，明離既朗，四凶兼澄，向使此功不建，此事不成，宗廟之事，豈堪設想！昔太甲雖迷，商祚無憂，昌邑雖昏，弊無三孽，因茲而言，晉室之機，危於殷漢，先臣之功，高於伊霍矣。而負重既往，蒙謗清時，聖帝明王，黜陟之道，不聞廢忽，顯明之功，探射冥冥之心，啓嫌謗之途，開邪枉之路者也。先臣勤王艱難之勞，匡平克復之勳，朝廷若其遺之，臣亦不復計也。至於先帝龍飛九五，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，請問談者，誰之由耶？誰之德耶？豈惟晉室永安，祖宗血食於陛下一門，實奇功也。自頃權門日盛，醜政寔繁，咸稱述時旨，互相煽附，以臣之兄弟，皆晉之罪人，臣等復何理可以苟存身世，何顏可以尸饗封祿？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，信貝錦萋菲之說，臣等自當奉還三封，受戮市朝，然後下從先臣，歸先帝於玄宮耳。若陛下述遵先旨，追錄舊勳，竊望少垂愷悌，覆蓋之恩，臣雖不肖，亦知圖報。犬馬微誠，伏維亮鑒！

看官閱讀此疏，應知玄滿懷鬱勃，已露言中，後來潛謀不軌，逞勢行兇，便可概見。那孝武帝怎能預料，惟將來疏置諸不理，便算是包荒大度。就是道子瞧着，也因玄無權無勢，不值一顧，但視為少年妄言罷了。及殷仲堪出鎮江陵，玄在南郡，與江陵相近，免不得隨時往來。桓氏世臨荊州，為士民所畏服，仲堪欲牢籠物望，不能不與玄聯結，并因玄風神秀朗，詞辨雄豪，便推為後起馬傑，格外優待，漸漸的大權旁落，反為玄所把持。孝武力倚殷仲堪，乃不能制一桓玄，無能可知。

玄嘗在仲堪廳前，戲馬舞，仲堪從旁站立，玄竟舉槊向仲堪，作欲刺狀。中兵參軍劉邁，在仲堪側，忍不住說出二語，謂玄：馬槊有餘，精理不足。玄聽到邁言，並不知過，反怒目視邁。仲堪也不禁失容。及玄既趨出，邁語邁道：「卿係狂人，乃出狂言，試想桓玄久居南郡，手下豈無黨羽？若潛遣刺客，乘夜殺卿，我豈尚能相救麼？況見他悻悻出去，必思報復，卿不如趕緊出避，尚可自全。」一個玄欲刺汝，汝將奈何？邁乃微服出奔，果然玄使人追趕，幸邁早走一時，不為所及，纔得幸免。征虜參軍胡藩，行過江陵，進謁仲堪，乘便進言道：「桓玄志趣不常，每懷怨望，節下崇待太過，恐非久計。仲堪默不一言，藩乃辭出。時藩內弟羅企生，為仲堪功曹，藩即與語道：「一般侯倒戈授人，必難

免禍，君不早去，恐將累及，後悔不可追了！企生亦似信非信，不欲遽辭，嚙嚙嘆而去。其言不謬，宜乎扼腕。

看官聽說，殷仲堪不能駕馭桓玄，那裏能監制道子？權威如故，孝武帝越不自安。中書侍郎徐邈，從容入

諷道：「昔漢文明主，尚悔淮南，指王長事見漢史。世祖聰達，負悔齊王，見前文。兄弟至親，相處宜慎，會稽王雖稍有失

德，總宜曲加寬貸，藉釋羣疑，外顧大局，內慰太后，庶不致有他變呢！」孝武帝經此一言，氣乃少平，委任道子，仍然

如初。愛弟之道，豈必定要委任

惟王國寶有兄弟數人，皆登顯籍，長兄愷，嘗襲父爵，入官侍中，領右衛將軍，多所獻替，頗能盡職，次兄愉，爲驃騎司馬，進輔國將軍，名遜乃兄，弟忱，少即著名，歷官內外，文酒風流，睥睨一切。王恭、王珣，才望且出忱下，恭出鎮江陵以前，荊州刺史一職，係忱所爲，別人總道他少不更事，不能勝任，誰知他一經蒞鎮，風裁肅然，就是待遇桓玄，亦嘗談笑自如，令玄屈服。只是素性嗜酒，一醉至數日不醒，因此釀成酒隔，因病去官，未幾即歿。國寶欲奔喪回里，表請解職，有詔止給假期。偏國寶又生悔意，徘徊不行，事爲中丞褚粲所劾。國寶懼罪，只得再求道子挽回，都下不敢露迹，竟扮作女裝，坐入輿中，僞稱爲王家女婢，混入道子第中，跪請緩頰。道子且笑且憐，即替他設法進言，終得免議。權相有靈，國寶當自恨不作女身爲他作妾。

已而假滿復官，更加驕蹇，不遵法度，後房妓妾，不下百數，天下珍玩，充滿室中。孝武帝聞他僭侈，召入加責，經國寶泣陳數語，轉使孝武帝一腔怒氣，自然消融。他素來是個逢迎妙手，探得孝武帝隱憎道子，遂竭力迎合，隱有問言，并厚賂後宮張貴人，代爲吹噓，竟至相府爪牙，一躍爲皇宮心腹。媚骨却是有用。道子察出情形，很覺不平，嘗在內省遇見國寶，斥他背恩負義，拔劍相加，嚇得國寶魂膽飛揚，連忙奔避。道子舉劍擲擊，又復不中，被他逃脫。嗣經僚吏百方解說，纔將道子勸回。孝武帝得悉爭端，益信國寶不附道子，視作忠臣，常令國寶侍宴。酒酣興至，與國寶談及兒女事情，國寶自陳有女秀慧。孝武帝願與結婚，許納國寶女爲琅琊王妃。國寶喜出望外，叩頭拜謝。至宴畢

出宮後，待了旬餘，未見有旨，轉浼張貴人代請，纔得復音，乃是緩日結婚四字，國寶只好靜心候着，少安毋躁罷了。
憑閣王要來，你性命奈何？當時有人戲作雲中詩，譏諷時事云：

相王沈醉，輕出教命，捕賊千秋，干預朝政。王愷守常，國寶馳競，荊州大度，散誕難名。盛德之流，法護王寧，仲堪仙民，特有言詠。東山安道，執操高抗，何不徵之，以爲朝匠。

詩中所云千秋，王愷，國寶，實敘本名，想看官閱過上文，當然了解。荊州係指王忱，不指殷仲堪。法護係王珣，字寧，即王恭，仙民即徐邈，字安道，即戴逵字。這詩句傳入都中，王珣欲孚民望，表請徵戴逵爲國子祭酒，加散騎常侍，逵仍不至。太元二十年，皇太子德宗始出東宮，會稽王道子兼任太子太傅，王珣兼任太子詹事，與太子少傅王雅又上疏道：

會稽處士戴逵，執操貞厲，含味獨游，年在耆老，清風彌劬。東宮虛德，式延正士，宜加旌命，以參僚侍。逵既重幽居之操，必以難進爲美，宜下詔所在，有司備禮發遣，進弼元良，毋任翹企。

孝武帝依議，復下詔徵逵，逵仍稱疾不起。已而果歿。那孝武帝溺情酒色，日益荒耽，鎮日裏留戀宮中，徒爲了一句戲言，釀出內弑的駭聞，竟令春秋鼎盛的江東天子，忽爾喪軀，豈不是可悲可憤麼？當孝武帝在位時，太白星晝現，連年不已，中外幾視爲常事，沒甚驚異。太元二十年七月，有長星出現南方，自須女星至哭星，光芒數丈。孝武帝夜宴華林園，望見長星光燄，不免驚惶，因取手中酒卮，向空祝語道：「長星勸汝一杯酒，從古以來沒有萬年天子，何勞汝長星出現呢？」真是酒後囈語。既而水旱相繼，更兼地震，孝武帝仍不知警，依然酒色昏迷。僕射王珣，係故相王導孫，雖然風流典雅，爲帝所昵，但不過是個旅進旅退的人員，從未開抗顏諫諍，敢言人所未言。頗有祖風。太子少傅王雅，門第非不清貴，祖隆父景也，嘗通籍，究竟不及王珣位望。珣且未敢抗辯，雅更樂得圓融，所以識見頗高，語言從慎。時人見他態度模稜，或且目爲佞臣，雅爲保全身家起見，只好隨俗浮沈，不暇顧及譏議了。孝武帝恃二

王爲耳目，二王都做了好好先生，還有何人振聾發聵？再經張貴人終日旁侍，盡惑主聰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，越害得這位孝武帝俾畫作夜顛倒糊塗。

太元二十一年秋，月新涼初至，餘暑未消，孝武帝尚在清暑殿中，與張貴人飲酒作樂，徹夜流連，不但外人罕得進見，就是六宮嬪御，也好似咫尺天涯，無從望幸。不過請安故例，總須照行，有時孝武帝醉臥不起，連日在牀，後宮妾媵，不免生疑，還道孝武帝有甚麼疾病，格外要去問省，獻示殷勤。張貴人恃寵生驕，因驕成妒，看那同列嬪娃，簡直是眼中釘，一般恨不得一一驅逐，單剩自己一人，陪着君王，終身享福。福事得透有幾個伶牙利齒的妃嬪，窺透醋意，免不得冷嘲熱諷，語語可憎。張貴人憤無可洩，已是滿懷不平。

時光易過，轉瞬秋殘，清暑殿內，鑾駕尙留，一夕與張貴人共飲，張貴人心中不快，勉強伺候，虛與綢繆。孝武帝飲了數大觥，睜着一雙醉眼，注視花容，似覺與前少異，默忖多時，猜不出他何故惹惱，問及安否，他又說是無恙。孝武帝所愛惟酒，以爲酒入歡腸，百感俱消，因此顧令侍女，使與張貴人接連斟酒，勸他多飲數杯。張貴人酒量平常，更因懷恨在心，越不願飲。第一一杯還是耐着性子，勉強告乾，到了第三四杯，實是飲不下了。孝武帝還要苦勸，張貴人只說從緩。孝武帝恐他不飲，先自狂喝，接連數大觥下咽，又使斟了一大觥，舉酒示張貴人，道：「卿應陪我一杯！」說着，又是一口吸盡。死在眼前，樂得痛快。張貴人拗他不過，只得飲了少許。孝武帝不禁生忿，迫令盡飲，再囑侍女，與他斟滿，說他故意違命，須罰飲三杯。本想替他解愁，誰知適令增恨。張貴人到此，竟忍耐不住，先將侍女出氣，責他斟得太滿，繼且顧語孝武帝道：「陛下亦應節飲，若常醉不醒，又要令妾加罪了！」孝武帝聽了加罪二字，誤會微意，便瞋目道：「朕不罪卿，誰敢罪卿？惟卿今日違令不飲，朕却要將卿議罪！」張貴人驀然起座，道：「妾偏不飲，看陛下如何罪妾？」孝武帝亦起身冷笑道：「汝不必多嘴，計汝年已將三十，亦當廢黜了！朕目中儘多佳麗，比汝年輕貌美，難道定靠汝一人麼？」說到末句，那頭目忽然眩暈，喉間容不住酒看，竟對張貴人噴將過去，把張貴人玉貌雲

裳，吐得滿身骯髒。侍女等看不過去，急走至御前，將孝武帝扶入御榻，服侍睡下。孝武帝頭一倚枕，便昏昏的睡着了。

惟張貴人得寵以來，從沒有經過這般責罰。此次忽遭斥辱，那裏禁受得起。鳳目中墜了無數淚珠兒。轉念一想，柳眉雙豎，索性將淚珠收起，殺心動了。使侍女撤去殘肴，自己洗過了臉，換過了衣，收拾得乾乾淨淨。又躊躇了半晌，竟打定主意，召入心腹侍婢，附耳密囑數語。侍婢却有難色。張貴人大怒道：「汝若不肯依我，便叫你一刀兩段！」侍婢無奈，只好依着閨令，趨就御榻，用被蒙住孝武帝面目，更將重物移壓孝武帝身上，使他不得動彈。可憐孝武帝無從吐氣，活活悶死。過了一時，揭被啓視，已是目瞪舌伸，毫無氣息了。看官記着，這孝武帝笑責張貴人，明明是酒後一句戲言，張貴人伴駕有年，難道不知孝武帝心性，不過因華色將衰，正席被人奪寵，聽了孝武帝戲語，不由的觸動心骨，竟與孝武帝勢不兩立，遂惡很很的下毒手，結果孝武帝的性命。總計孝武帝在位二十四年，改元兩次，享年只三十有五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恩深忽爾變離深，放膽行兇不自禁。莫怪古今留俚語，世間最毒婦人心。

張貴人弑了孝武帝，更想出一法，瞞騙別人，究竟如何用謀，待看下回分曉。

桓玄一羈鄰小人耳，智識遠不逮秦懿，即乃父桓溫，猶未克肖，微才如王忱，且能以談笑折服之，固不待謝安石也。殷仲堪懦弱無能，縱之出柙，至玄執槊相向，益復畏之如虎，莫展一籌。孝武帝欲藉之以制道子，庸詎知其更縱一患耶？王雅謂其必爲亂階，何見之明而詞之悚也。但孝武不能測一張貴人，安能知一股仲堪牀闔之間，危機伏焉？環珮之側，死象寓焉。經作者演寫出來，尤覺得酒食之禍，甚於戈矛。褒姒之亡殷周，猶爲間接，而張貴人竟直接弑君，甚矣女色之不可近也。

第七十八回 追誅姦稱戈犯北闕 僭稱尊遣將伐西秦

却說張貴人弑主以後，自知身犯大罪，不能不設法彌縫，遂取出金帛，重賂左右，且令他出報宮廷，只說孝武帝因憂暴崩，太子德宗，比西晉的惠帝更還，還要懦弱，怎能擒伏發姦，會稽王道子向與孝武帝有嫌，已不得他早日歸大，接了凶計，暗暗喜歡，怎肯再來推究。外如太后李氏，以及瑯琊王德文，總道張貴人不取弑主，也使模糊過去。王珣、王雅等，統是仗馬寒蟬，來管甚麼隱情，遂致一種彌天大案，千古沈冤。後來晉書中未曾提及張貴人不知他如何結局，應待詳考。

王國寶得知計，上馬急馳，乘夜往叩禁門，欲入殿代草遺詔，好令自己輔政。偏侍中王爽當門立着，厲聲呵叱道：「大行皇帝宴駕，太子未至，無論何人不得擅入，違禁立斬。」國寶不得進去，只好悵然回來。越日，太子德宗即位，循例大赦，是謂安帝。有司奏請會稽王道子，誼兼勳戚，應進位太傅，領揚州牧，假黃鉞，備殊禮。無非討好道子。詔依議，道子但受太傅職銜，餘皆表辭。詔又褒美讓德，仍令他在朝攝政，無論大小政事，一律咨詢，方得施行。道子權位益尊，聲威益盛，所有內外官僚，大半趨炎附熱，奔走權門。最可怪的是王國寶，本已與道子失權，不知他用何手段，又得接交道子，仍使道子不念前嫌，復照前例優待，引為心腹，且擢任領軍將軍。無非喜諛。從弟王緒隨兄進退，不消多說。阿兄既轉風使舵，阿弟自然隨風敲鑼。

平北將軍王恭，入都臨喪，順便送葬。見了道子，輒正色直言，道子當然加忌。惟甫經攝政，也想輯和內外，所以耐心忍氣，勉與周旋。偏恭不肯通融，語及時政，幾若無一愜意，盡情批駁，聲色俱厲。退朝時，且語人道：「棖棟雖新，恐不久便嘅黍離了！」過剛必折。道子知恭意難回，更加銜恨。王緒諂附道子，因與兄國寶密商，謂不如乘恭入朝，勸

相王伏兵殺恭。國寶以恭繫時望，未便下手，所以不從緒言。恭亦深恨國寶。有人爲恭畫策，請召入外兵，除去國寶，恭因冀州刺史庾楷與國寶同黨，士馬強盛，頗以爲憂，乃與王珣密談，商決可否。珣答說道：「國寶雖終爲禍亂，但日前逆迹未彰，猝然加討，必啓羣疑，況公擁兵入京，迹同專擅，先應坐罪，彼得藉口，公受惡名，豈非失算？不如寬假時日，待國寶惡貫滿盈，然後爲衆除逆，名正言順，何患不成！」恭點首稱善。已而復與珣相見，握手與語，道：「君近來頗似胡廣。」漢人以珣譴聞。珣應聲道：「王陵廷爭，陳平愼默，但看結果如何，不得徒論目前呢。」兩人一笑而散。

過了一月，奉葬先帝於隆平陵，尊諡爲孝武皇帝。返耐以後，恭乃辭行還鎮，與道子等告別，卽面語道子道：「主上方在諒開，冢宰重任，伊周猶且難爲，願相王親萬機，納直言，遠鄭聲，放佞人，保邦致治，纔不愧爲良相呢！」一說着，睜眼注視道子。旁顧國寶在側，更生慍色，把眼珠楞了數楞。國寶不禁俯首，道子亦憤憤不平，但不好驟然發作，只得敷衍數語，送恭出朝罷了。

到了次年元旦，安帝加元服，改元隆安。太傅會稽王道子稽首歸政，特進左僕射王珣爲尚書令，領軍將軍王國寶爲左僕射，兼後將軍丹陽尹，尊太后李氏爲太皇太后，立妃王氏爲皇后。后係故右軍將軍王羲之玄孫，父名獻，亦以書法著名，累官至中書令，會尚簡文帝女新安公主有女無子，及女得立后，獻之已歿，至是始追贈光祿大夫，之與乃父義之歿時，贈官相同。史稱義之有七子，惟徽之獻之以曠達稱，兩人亦最和睦。獻之病逝，徽之奔喪不哭，但直上靈牀，取獻之琴撫彈許久，終不成調，乃悲嘆道：「嗚呼！子敬人琴俱亡！」說畢，竟致暈倒。經家人舁至牀上，良久方甦，他平時素有背疾，坐此潰裂，纔閱月餘，也卽去世。敘此以見兄弟之友愛。徽之字子猷，獻之字子敬，還有徽之兄凝之，亦工草隸，性情迂僻，嘗爲才婦謝道韞所嫌，事見後文。

且說王國寶進官僕射，得握政權，會稽王道子復使東宮兵甲歸他統領，氣餒益盛。從弟緒亦得爲建威將軍，與國寶朋比爲奸，朝野側目。國寶所忌，第一個就是王恭，次爲殷仲堪，嘗向道子密請，黜奪二人兵權。道子雖未照